





淮海集卷之三十八記

秦觀少游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莫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置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



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為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臯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

者摩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  
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餓餓鬼者四人  
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  
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  
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  
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  
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輪瞋者七人受胡從兩橐  
馳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  
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為犀說法者一人後  
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蛛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鵠者六  
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獬者翫  
舞鶴者各五人擷齒莖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



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滌衣者就樹絞衣者滌已而歸者將滌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為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三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人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苦禱檐簷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跣趺款欠杖柱筇負數珠白紵山曲水隈涂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二百三十九

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狃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擊篁篋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師子馬牛麋駝蟠蟒戲猊猿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



達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所所臧否輒竊聽而隨  
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  
非率然而為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  
畫記愛其善叙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執律讀其文恍  
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  
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  
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  
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  
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

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象其  
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  
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為恨焉杭大  
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  
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某布  
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  
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斤  
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  
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  
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  
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焉  
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



所宜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  
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  
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  
其為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  
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  
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  
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  
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  
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  
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

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  
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  
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  
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脇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  
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捍之  
脇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  
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  
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  
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  
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  
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

年文公謂秦少游

可祀多類多為僧

仇去猶不超為人

思心而多彼聖聖園

身記好二原多老



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  
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淞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  
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士又何以加於  
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  
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  
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  
夕天宇開靈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

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壩得  
支徑上風篁嶺憇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  
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  
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閒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歸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  
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  
歸而老馬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  
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



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  
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  
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厠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斲雲為  
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  
星兮振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  
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  
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  
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  
閒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  
殯于廬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殯側數  
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  
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絲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  
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  
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  
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徒之不  
可詰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闍  
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  
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直蔽於塵幻由是清  
激而升者為想濁污而墮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  
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



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  
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  
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  
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  
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  
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為何物已而歎曰奇哉  
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  
竊恠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  
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  
囑余為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  
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  
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  
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  
狄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  
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  
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  
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  
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  
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  
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  
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  
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耻之



故天下號汝南為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吐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脩貢舉以宣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第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帝李興廬于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

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驥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耻言鈞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



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  
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  
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  
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  
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  
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  
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  
爽愷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埃亭館之在境  
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  
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  
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  
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  
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  
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  
北境蓋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  
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  
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  
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  
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已所可書者甚  
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勅書獎諭記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  
發陳蔡穎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其渠  
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



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為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言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輒為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延傷其衆既而引還陳蔡穎之間復擾於是有害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夜不解甲而賊衆詭秘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戮其衆避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旌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穎之間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去盡往訪焉於



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邨  
 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  
 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  
 嫗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  
 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馬又馳六十里  
 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庞眉老僧主之應客  
 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  
 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  
 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東濟院院則漳南之  
 所寓也景甲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  
 踰一成有泉五一日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  
 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

皆甃石為八 解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

其中晨夜不 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

病浴之輒愈 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

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噴泉之為湯者衆矣彼汝水驪

山嘗為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

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辟昧不聞

於世者又皆 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

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

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

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

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為常越三日

烏江令闔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



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  
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  
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峻峯岑不可窮竟門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巖而泉啣其  
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  
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  
而齧露其呶牙橫逞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閱於龕巖魯絕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庵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  
小澗涓涓而流瀟以齊篠閣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  
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晷薄星辰亘三百里迅馳而矗立  
姒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鳥之下孫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  
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  
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遠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  
居之故茂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為賢士大夫所矚及成



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  
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  
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憇于虛  
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  
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  
晨汲暝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  
可勝計嗚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  
來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  
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  
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之三十八

淮海集卷之三十九

秦觀少游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王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  
芝焉生平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華秀澤而不根信天下  
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頰紺髮自  
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  
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  
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  
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為宗道人以無  
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  
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有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



以已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  
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不知有  
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  
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  
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  
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  
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  
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  
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  
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  
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  
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  
本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 曹虢州詩序

虢為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  
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  
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  
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  
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  
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物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  
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  
且其卒章之意欲因其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  
其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



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為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蓋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為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間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

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不真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為駁而吾之駁不為



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  
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  
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為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  
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  
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  
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  
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  
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  
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為王畿  
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  
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麻陽或壽春或曲阿中  
原自魏至周皆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皆指建業或  
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  
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  
唐初亦為邳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  
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邳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  
集之作自魏文帝時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寔今之  
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



至楊子雲歲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其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為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為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為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為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耻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技巧

一而為世貴重如此何邪切嘗以為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其既獲觀盛德之事為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銘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柵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



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  
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宮草木樵  
蘇所采為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為表於  
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滎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為流  
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  
明不復為人方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  
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  
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子無一日之  
雅猶當奉以周旋况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  
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雜以時秀甲  
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藥具舟艦與民共遊  
而樂之復為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  
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馬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  
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  
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  
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  
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  
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  
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  
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覩逢輒媿罵索酒不肯已  
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  
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



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  
爲留數十日余旣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  
耻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  
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  
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  
巷歛小窳叱奴使通即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  
與論詩書講字畫者飲奕棋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  
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竒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  
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  
日浩歌劇飲白眼視世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  
今者室居而輿由非滄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  
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

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  
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  
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  
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  
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  
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  
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為  
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  
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  
之子侗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洩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應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大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



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骸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守史籍變其孰羌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



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  
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為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  
事然范純仁為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  
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  
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羗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  
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  
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  
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  
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  
快未幾高平公復為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

事者意亦竟罷去豈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  
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  
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  
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  
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  
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為姦始終巧請至於抵  
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平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  
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為能無恙而高平  
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  
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  
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  
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



淮海集 卷之三十九  
以舊聞并以嘗所感嘆者為序贈之

淮海集卷之三十九

淮海集卷之四十一 哀挽

秦觀 少游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  
親扶暘谷日車升班行尚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  
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  
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丞嘗即治隆  
欲叙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間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榆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鼎盛挽者轉哀新鸞  
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  
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  
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為驚玉帳笑談成昨夢  
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  
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餘艸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  
百年風誼列幽鑄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

遙想茲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  
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仙素  
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峰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鬱而四塞兮與  
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  
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鄮封  
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  
蹇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終以跋蹙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紉史謀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道電滅而焱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咀兮曾莫真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聊

日記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惑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發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妻幃之襜襜何平



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  
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觀以  
增慟兮涕漬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  
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  
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爲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  
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宏非遷  
謫生華髮騫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

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措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允爾雅經術自名家正  
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  
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議  
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錢穆夫人

相閥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海海集  
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  
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耆舊哀榮世未如遂加三事哀奠致兩宮輿  
簿前衢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  
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  
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日堂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札  
盡抄遺藁入名山

峒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歲峩冠侍冕旒，白頭淹卹外諸侯。  
 篋中尚有東風草，塞下曾無北顧憂。  
 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  
 春郡勝遊花蔽馬，夜山清話雨連天。  
 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  
 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嬰釁徒窮荒，茹哀與世辭。  
 官來錄我素，吏來驗我屍。  
 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  
 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  
 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  
 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閨。  
 竒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  
 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  
 脩途繚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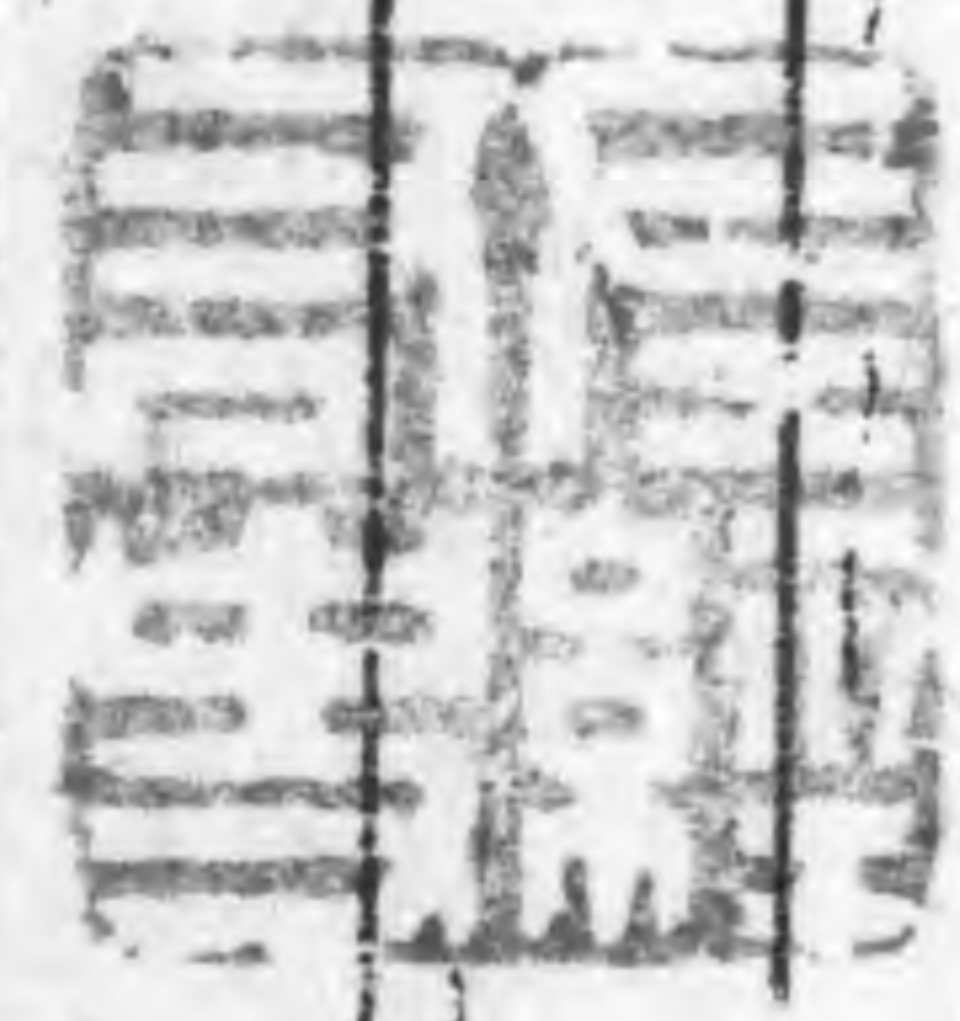
海豈免從閹，維荼毒復及。  
 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  
 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寒。  
 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薛紙。  
 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  
 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後學張紘校正

淮海集卷之四十

佳每集

卷之四十一





淮海後集目錄

卷之一詩

進南郊慶成詩

幽眠

越王

隕皇石

山陽阻淺

次韻參寥子老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茶

茶白

石魚

劉公幹

贈醫者鄒放

贈張潛道

荷花

酬曾逢原參寥見寄

吳興道中

無題二首

喜雨得城字

東城被盜得世字

夢伯牧文公





送佛印

蓬萊閣

卷之二詩

秋夜病起懷端叔

抱甕

和顯之長老

南池

宿金山

李端叔見寄次韻

自警

雪浪石

早春

流觴亭

送羅正之提刑

送孫誠之尉北海

讀列子

清夜

和王定國

別賈耘老

陳令舉妙奴詩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赴杭倅至汴上作

無題

卷之三詩

次韻孔彥常曝書

送陳太初道錄

次韻安州晚行

觀寶林塔張燈

次韻辨才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次韻公闢問用

呈公闢

中秋致語

口號

織錦圖五首

次韻華老

題蘇子瞻

題五柳亭

還自湯泉十四韻

次韻公闢二首

次韻公闢蓬萊閣

寄公闢

奉和華老

致政通議口號致語

悼王子開五首



卷之四詩

秋興九首

擬韓退之

擬孟郊

擬韋應物

擬李賀

擬李白

金山晚眺

病中

聞鴈

冬蚊

白馬寺晚泊

雪上感懷

和程給事判六首

處州閑題

春詞五首

秋詞二首

齊逸亭

春日

雪中寄丹元子

宿乾明方丈

新開湖送孫誠之

呈李公擇

落日馬上

次韻參寥三首

和書賀秘監堂二首一和書觀妙庵

早春題僧舍

盆池釣翁

賞餘醪有感

首夏

卷之五雜文

代蕪州謝上表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坤成節功德文疏

代荅范相公啓

賀孫中丞啓

賀吏部傅侍郎啓

代何提舉賀樞密啓

賀門下呂僕射啓

謝潁州呂吏部啓

荅丁彥良書

與許州范相公書

祭監稅主簿文

卷之六雜文

雜說

通事說

蠶書

種變



時食

化治

鎖星

車

戎治

錄龍井辯才事

題彭景山傳神

清和先生傳

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府李公行狀

制居

錢眼

添梯

禱神

書丁彥良明堂議

書王氏齋壁

淮海間居集序

法雲長老然香會疏

精騎集序

淮海後集目錄

淮海後集卷之一

秦觀 少游

進南郊慶成詩 并表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祖宗故事以皇天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纏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晏溫星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嘆之聲形于中外非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祇顧享何以逮此臣雖踈賤通籍秘省預見熙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輒將輿人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於赫龍飛後中區八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熙  
事將興舉熒章預講諏紛然曲臺議斷自太任謀宗伯  
方承命元龜遂告猷三錢封內帑五瑞輯諸侯路寢前  
齋玉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圓即自然丘扈踣三工  
劔干霄十二樓鈞陳嚴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虛聞畢  
生陽不待鄒浮雲依斗散華月亘天流宵被黃裯却霜  
空曲蓋收堪輿同顧饗河嶽盡懷柔麾日初鳴仗旂風  
不滿旒回鑿龍入馭傳詔鶴為郵崇慶天難老華胥聖  
不憂衣冠干玉簡宇宙一金甌可但豐年屢當知世德  
求慙無班馬手作頌配商周

幽眠

幽眠起常晚冬晷復不長中間數十刻倏如驚燕翔晨

食粗云畢申鼓鳴相望忽忽何就念之動中賜天地  
一逆旅死生猶轉商暫來旋云去遲速乃所常較計亦  
何補徒然非慨慷不如聽兩行一槩付酒觴北風吹老  
槐白日轉紙窻布衾一覺睡身世成渺茫宿莽冬不衰  
蘭茝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鬢髮霜

越王

越王念吳役寢興常不安有臣曰種蠶實與同難艱終  
酬會稽耻列國不敢干智者見未兆愚夫暗前觀范公  
拂衣去扁舟五湖間清輝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  
不悟處之若無難屬鏤一朝至身與名俱殘兔走獵狗  
悲鳥盡良弓閑自古身不退多為世所歎

隕星石



蕭然古丘上石傳墮星胡為霄漢間墜地成此精雖  
有堅白姿塊然誰汝靈大眠牛礪角終日家羶腥疇昔  
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事芒角次第羅空青俛仰一  
氣中萬化無心經安知風雲會是復歸青冥

山陽淺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  
風動深夜原野眇森爽青天行蟾蜍枯水轉颺颺此時  
蓬茅下去心劇於癢棄置勿復論通塞如反掌

次韻參寥老

迅風薄高林萬象號虎豹紛披枳與棘爾復鼓狂開我  
垣既已頽又以撓豈無一木枝橫力難與較黎明  
忽自罷

一作夢事往趨如睡覺炊黍焚黃鵠吾其理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寒梅不自重輒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衆芳妍各  
因一時美難以相喻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子  
南國俊轂猷推妙年數奇晚方偶參軍古龍川龍川雖  
云遠風物號清新羅浮不相下頡頏嶮荒天靈眷二三  
子聊足奉周旋行矣試老拳歸歟遠翔騫

茶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揜椒菊上  
客集堂葵圓月探奩盃盃玉鼎注漫流金碾響文竹侵尋  
發美豈猗昵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紛郁幸蒙巾  
笥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斥異類使我全分馥



茶曰

幽人耽茗飲，剝木事搏撞。巧制合臼形，推音侔柷聲。虛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窓。呼奴碎圓月，搔首聞錚鏦。茶仙賴君得，睡魔資衆降。所宜玉兔擣，不必刀士扛。願借黃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與雙。

石魚

佛宮琢琳瑯，懸魚警群聰。緩扣集方袍，急拊趨百工。雖無筍虛器，自協徵與宮。穆然當人心，邈有炎氏風。山泉自䟽數，珮玉相玲瓏。朝昏間鍾鼓，清響傳無窮。惟有寶陀山，於音獲圓通。一聞如得解，石鞞亦投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徬徨，飄零低金室。君王事遨宴，下馬列琴瑟。豪吹挾哀彈，娛歡非一日。當年侍賚酬，珠玉在揮筆。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所得雖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鄒子本淮海，弱齡加討研。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往歲遊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妬，遣兒求執鞭。晚棄本州役，青衫鬢蕭然。臨衢開大肆，旁午送金錢。嗣子頗不凡，文場早周旋。行期拾青紫，善積神所憐。

贈張潛道

張生何為者，落魄不自拘。獨携三尺琴，笑別妻與孀。一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虛。朝遊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



食羨餘所樂常晏如我欲有所進生聞勿煩紆君子閑  
有道不專塊然居無道祇深適鳴戲亦已愚願生脫塵  
缺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脚踏日半遙岑芙蓉淨娟娟麗服撫翠衾無  
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緬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  
惜晚酒至誰與對天涯有歸雲聊寄相思心開獲  
清賞笑渠一何綺美人艷新粧歛袂照秋水端如蕩子  
妻顧自良家子黃金選燕趙搖落對江沚薄暮風雨來  
獨立淚如洗望君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曾逢原參寥上人見寄山陽作

倦客當老秋忽忽少佳意孰云塵滓地劉阮肯俱至一

披清骨毛再見失身世有如執盛熱倖月濯涼吹又如  
觀巨梓却覩蕭韋細十辰同遨遊不覺日車逝嗟予逃  
空虛終日面林翳聞人足音喜况乃道所契方念衣袖  
分明月忽我昇眷言何以酬白髮同所詣

吳興道中

龜勉葦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為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  
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瓦樽有酒漿

無題二首

其一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與死生變豈為憂事渝西  
伯囚演易馬遷罪成書性剛趣和樂淺淺非丈夫

其二



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歛然化蒼狗俄頃成車蓋達觀聽兩行昧者乃多態舍旃勿重陳百年等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御不可并一氣或錯繆愆伏相寇兵惟時四月交南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但征雲師畏推逐蓄意不敢爭雨師曠厥官所苟朝夕生黃塵暗如霧掩彼日月明帝眷一夕回旱議沮莫行奮然雷膏澤夜半來雨聲黎明縱遐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私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鳥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然信難名行矣耘我穡歲終於坻京

東城被盜得世字

野人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屢隨穿窬詩孤

亭夜深墨風死雨初霽有盜穴壁來攘取逮余袂微思不敵怒弱力鼓虛銳起搏且復呼可否誰量勢誰云同室鬪函丈莫相繼兩奴眠牖旁矯首但睥睨棄之倚杜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缺賢幸脫燕人斃亡子豈須求失馬不必涕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良賈號深藏無閱稱善閉君子勿我誇得喪求無際

夢伯收文公

昨夜夢故人心顏少歡趣自嗟棄有司却言歸山路君王下明詔群英翕爭赴焦鵬共揮翮跛鼈亦騁步擾擾天地間飛鳥不知數何意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蔽馬牛不為匠人顧昔為土中花行待東風煦今為簷下草遠矣霜秋露老母鬢成絲寒妻被無絮歲莫多嚴風



緜絡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萬頃陂活  
此舟中鮒

送佛印

抱包初捨尉頭籃江月松風處處參他日惠林為上首  
幾年彌勒作同龕真珠撒帳開新座飛鳥嚙花繞舊廡  
雲散虎溪蓮社友獨依香火思何堪

次韻公闕會流觴亭

偷引湖光一派飛詠觴還却似當時云歌送酒隨流急  
越艷浮花轉曲遲山廟早因前守徹冰盤元是故工遺  
年年楔飲今非昔不到蘭亭到北池

次韻公闕會蓬萊閣

林聲撼撼動秋風共躡丹梯上卧龍路隔西陵三兩水

門臨南鎮一千峯湖吞碧落詩筆發塔湧青宜筆寫幾重  
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猿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為鱸魚憶故丘東南昏墊賴良謀一封暮別雲間閣  
三組秋歸海上州子政暫為都水使千秋終作富民侯  
贈君一語君應笑競注江河本不流

淮海後集卷之一



淮海後集卷之二詩

秦觀少游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寢瘵當老秋入夜庭軒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無縫風  
颺戾戾輕露氣霏霏重簷花伴徐步籠燭窺孤諷緬惟  
情所親佳辰誰與其夫子淮海英材大難為用秉心既  
絕俗發語自驚衆塵尾扣球琳筆端攢蟬螭雄深迫楊  
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魚鳥狎鯤鳳與時真楚越  
於我實伯仲爾來居邑鄰頗便書札貢上憑鴻鴈傳下  
託鯉魚送二物或愆時已辱移文訟人生無根柢泛若  
愛波葑昧者復汲汲晨暝趨一閔陰持含沙毒射影期  
必中自匿媼母容對客施錦幪溘然一朝逝萬事俱成



夢形骸猶汝辭利勢猶君動思之可太息傷之為長慟  
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我生尤不敏曾腹常空洞疆  
顏入規模垂耳受羈整行謀買竿棧名理就折衷但恐  
狂接輿煩君更嘲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吾鄉如覆盂地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黏天四無壁蛇  
蜒戲神珠正晝飛霹靂草木無異姿靈氣殊鬱積所以  
生群材各抱荆山璧小為百夫防大為萬人敵夫子少  
邁倫喑鳴阻金石奏賦明光宮玉座瞻咫尺翻身墮雲  
霄十載迫窮厄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畫船  
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雨帶楚水黑勿云晚方仕四  
十乃古昔勿云名位卑九萬自此擊幽求尉朝邑鬢鬢髮

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令非所即一朝會風雲顧眄立  
四極行矣壯舊圖勉逸

抱甕

摺摺抱甕人汙呼治其內仲尼為所輕子貢無以對捨  
器欲還樸為量固已隘苟得渾沌真寧羞事機械

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為後之日無定不覺心有期尺  
捶探蒼溟但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真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因緣寸晷無復餘講人治經論艾夜猶未除冷  
風奏哀松寒月挂碧虛此意了不論悲哉同翳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稀星耿頑碧茫茫行役者對此焉不息胡  
為蝸角端相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鳥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鳧上下與水俱不與水爭力所以全其軀遇  
物貴含垢脩身戒明污胡能若雲月浪自驚群愚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徂物色莽莽邑歡言公子至坐失百憂集宵  
箔薰煙橫寒炮玉脂泣勉旃決南園荷華行滿隰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  
十月未寒如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歷卷參差到平地  
萬里風來拂骨清却憶人間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

相對老人如槁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心誰得知  
下山却向中瀟望番憶當時在屏障老母思兒且欲歸  
回首雲峰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雪之濱服火齊兮冠切雲有才不為世所掄  
盡入詩句為奇新志歸繁弱不浪陳發必中的疑有神  
目關飛鳥緡蒼鱗俛仰自娛忘賤貧我與君素參辰  
孰為一見同天倫共指飛光易沉淪莫若痛飲還我真  
况有內子賢文君終日叫呼不怒嗔酒酣往往出前珍  
瓦甌竹筯羞羞書并左列文史右紅裙樽前不覺徂清晨  
念我行當西道秦擊舟來別非所欣欲託毫素通殷勤  
郢匠旁矚難揮斤人生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



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比鄰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贍無與儔使我吟諷忘離憂浩如沅湘起陽侯  
翻星轉日吞數州華音藻句饒風力頃刻朱紅迷眇域  
一班縱復為管窺萬派終難以彘測區區文墨倦高情  
解鞅還游恍惚庭半槽新水六尺簾卧視雲物行空青  
伊我籃輿抵京縣溽暑黃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  
彌月不能三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真蟻鬪蛾飛愁殺人  
清都夢斷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草木春風換  
世事媚毛那可筭幸謝故人頻寄書真笑元郎自呼漫

陳令舉妙奴詩

西湖水滑多嬌嬌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皙白髮脚長

合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燕待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  
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藹藹邦之良  
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王杓貫斗生怒芒  
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歛翮窺群翔五十僅補尚書郎  
浩歌騎牛倚徬佯東風戲雨花草狂二溪泱泱青黛光  
妙奴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鄉

自警

古人去後音容寂何處茫茫尋舊迹君看草遍北邙山  
駱駝猶來丘壟積那堪此地日黃昏長途萬里傷行客  
只知恩愛動傷情豈悟區區頭已白莫嫌天地少含弘  
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  
貪叢戀色鎮如癡終被聲色迷阡陌休言七十古稀有



最苦如今難半百聞道蓬宮仙子閑紅塵不染無瑕謫  
日月遲遲異短明三峰秀麗皆仙格女羅覆石蔓黃花  
芝草琅玕知幾尺桃源長占四時春漾漾華池真水碧  
乘槎擬欲扣金扃巨浪洪波依舊隔歸來芳舍與誰傳  
老鶴松間三四隻唳天鼓動彩雲飛對我時時振長翮  
驂鸞未遇且悠悠蓋日琴書還自適紛華任使投吾前  
爭柰此心終匪石拜命懷金誰謂榮低頭未免拾言責  
從茲俗態兩相忘笑指青山歸路僻同人有志覓長生  
運氣休糧徒有益須知下手向無為莫學迷徒賴針灸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薄伽梵相含空虛化人分段同璠璣爾來示滅二千歲  
真骨萬里傳中區錢塘有尼號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

欲因此勝高樓閣假設象似開群愚偶從好事至書上  
持出瞻玩相歡娛靈牙寶色玉不如上有無數光明珠  
莊嚴一出御帑蜿蜒繡袋榮輝矚是時賓客盡上土  
回向已登十地初發勤稱讚出軟語坐人顧眄驚俗汚  
因悲人生信如夢浪逐散勢霜鬢鬢源清淨誰復無  
枉入諸趣更崎嶇願因今日詣真際古松白日常蕭疎  
乃知金仙妙難測餘潤普及霑凡枯况復老尼亦才辯  
朱甍碧瓦非難圖行看昭嶢倚青嶂翁媪頌說傾三吳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尊登高履危足在外  
神色不變惟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  
天恩許兼兩學士將六百萬守北門居士彊名曰天元



寤寐山水勞心魂高齋引泉注奇石迅若飛浪來雲根  
朔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夜闌番漢人馬靜  
想見雉堞低金分報罷五更人吏散坐調一氣曰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替之什

蔡侯飽學困于釜濯足清江起南土劇談頗似燕客豪  
快奪范睢如墜雨東城橋梓未足論栢直何為口方乳  
蔣信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藤苦平生現璫有誰同  
要得長候三日話書闌那自運甓忙時清不用聞雞舞  
栢榮歡喜見車馬書册辛勤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  
猛虎何嘗窺案俎

早春

黃金軟軟滿垂柳尚有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

入簾飛雪帶粉香

赴杭倅至亦上作

俯仰紙稜十載間扁舟江海得身閑平生孤負僧牀睡  
准擬如今處處還

無題

掃地燒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  
挂起西窗浪接天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

絕今以補子瞻之遺東坡跋并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織錦詩注下

紅窗小泣低敲怨水夕春風斗帳空巾酒落花飛絮亂

曉鶯啼破夢匆匆

其二

晞草露如卽倖薄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見處彈珠淚



語驚聞時斂翠蛾

其三

琴絃斷續愁兼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扉紅日落。繡窓閑倚更誰同。

其四

參橫霽色天沉水。鳥宿寒枝竹瑣煙。衣惹舊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畫堂前。

其五

寒信霜風似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記憶傳文錦。字字秋心紫蕊斷腸。

淮海後集卷之二

淮海後集卷之三詩

秦觀 少游

次韻孔文常舍人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詔特容嘉著蒼佩。玉盛饌此紫駝峯。散帙牙籤亂開函。錦襲重君羨如可。請願備北堂供。

次韻莘老

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充豪俊。飛轂動眇綿祕。書窺甲乙。密室詣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春晚炷。宮蠟夜深燃。漢殿螭頭筆。岐藩幕下蓮。孔鸞人共貴。蘭蕙世比曾。憐附尾方瞳。若提刀獨去。若然皂囊封。細札青簡續。遺編壁府深。難造龍謀雋。莫先大農參。奏計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真即金甌忽。浪傳兩輪若。上駕百



丈剡中牽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傅還星霜俄九換金竹  
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旛楚水壩經綸殊未倦憂患復  
相連惡草空搖毒群蠅謾污涎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  
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交篇  
禪與推龐蘊親評主閉鶯懶因閑處極樂向靜中全歲  
月黃塵裏鶯花白髮前冰臺清照底玉海湛無邊身世  
尤飛隼功名眇蛟蠅蕉心難固待諸葉謾勞鑿佇續清  
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淹已久風翻去應便預想朝元  
處簪裾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錄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編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蛇帶  
雲眠酒市和月醉漁家落日干山路西風一枕霞幾年

流俗笑一旦五侯誇甚惜春深日琴憎雨後蛙背因書  
字曲髮為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斗車新宮黃道  
近舊隱白雲還顧我身多累逢君意謾誇空提方士劍  
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嘆息蘇子瞻聲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感  
慨詩三百流離路八千直心羞媚竈忠力欲回天縲紲  
終非罪江湖祗自憐饑寒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  
終棄西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內人傳前席須宣  
室非能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次韻安州晚行寄傅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



淮海集 卷之三  
水飛雲薄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隔  
岸間闔鼓遶軒舟舫橫

觀寶林塔張燈次胡瑗韻

飛來峰上塔然密奉慈觀互照三山豕分輝七寶欄勢  
擎金界迥影蘸玉奩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攢虹旌  
排陣堞火傘御靈官魏乘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  
藏海光集匝宮壇罔罔連青昊熒熒逼翠巒月卿秋杼  
思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聯度業峩天黃雲脚亂村黑鳥羽訛潦

水侵生路晴天落慢坡澄江練不卷温井鑑新磨漁火  
分星遠沙鷗散點多霸祠題玉筋龍窟受金波琬琰存  
吳事兒童記楚歌孤龍瘦居士雙塔盞頭陀飛鼠鳴深  
穴胡蜂結巧窠晚矣圓白足昏林几禮青螺雲馭沉荒  
仙春沒淺莎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滲澹日連霧蕭  
騷風轉阿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辨才法師葺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遙聞隻履去翛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  
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  
尚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闢州宅月夜偶成

其一



新秋過雨月如霜，緩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藏寶界，  
白煙濃淡鎖華堂。書名越艷誰興發，角動單于自感傷。  
山似卧龍天似水，却疑身在海中央。

其二

繚繞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催絡繹歸金井，  
月轉檀欒陰畫堂。游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  
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與君鄰並共烟霞，乘興時時過我家。更漏一新聞曉角，  
門闌數級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買，風月相期不用賒。  
賴有醉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誇。

次韻公闢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為關，旦暮樵風自往還。龜負寶林新佛地，  
龍蟠使宅老仙山。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  
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酒異人間。

次韻公闢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潛地底氣逾深。千宮月色單于曲，  
萬里天光魏闕心。秉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  
早寒時節黃昏後，更逐西風應遠砧。

寄公闢

憶昔都門手一攜，春禽初向芣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別，  
吟到銀河月影低。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盞照東西。  
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闢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隨畫去  
吳山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  
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為誰開

奉和荜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湜奉登臨挾經屢造芝蘭室  
揮塵常聆金玉音黃卷香焚春曉晚絳紗人散夜蕭森  
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中秋口號

并引一云雲山閣白語

伏以四難并得既為尊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搢紳  
之盛事矧中秋之屆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資  
身遇聖神家傳將相時應半千之運論歸及五之天姓  
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浮堦飛閣引南國之

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旛秋色裏  
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

并引一作秋燕口號

竊以五福具膺實搢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尊俎之佳  
期恭惟致政通議馬鶴英姿鼎槐華胃身見六朝之盛  
位登兩省之崇北陌東阡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  
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嶽殊鍾星躔異畫方面雖分  
於玉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觴極水陸四方之饌  
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

秋空畫隼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玉笋金醪通繾綣



鳳笙龍管入青冥，靚粧醜酒花侵席。寶獸呀香霧滿庭，  
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近老人星。

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  
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賭尊前  
見在功名富貴荷。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  
鶴。付與香鈿畫鼓，盡歡美景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搥槌鼓。  
為君醉後作輕雷。

悼王子開五首

其一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卧牛阡。當

代三公後，惟君五福全。桐棺遠歸柩，追舊幾潛然。

其二

早爾金閨彥，頎然玉笋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間。輓  
轆靈輻動，悠揚素旆還。暮年還抱愛，應復辨追攀。

其三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嵇叔夜，年輩晉安豐。民  
詠濡須政，朝推胸臆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其四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  
妙。今物貴詩名久，已傳清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其五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墟。和



淮海集 後集卷之三  
氏終歸趙干將不葬吳掣疴如可彊猶擬奠生芻

淮海後集卷之三





